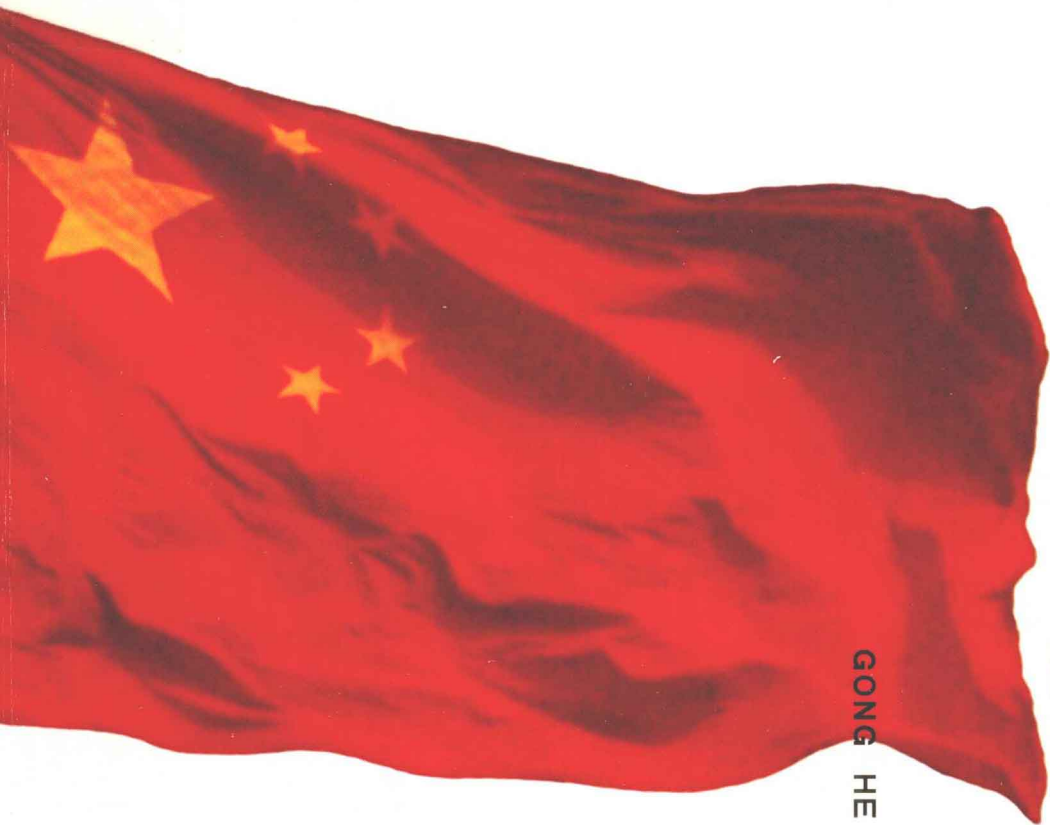




余秋里 聂荣臻 陈毅 荣高棠 万里 杜润生
杨西光 王大珩 习仲勋 吴南生 任仲夷 谢非
刘西尧 宋木文 杨伟光 丹增 吴仪

刘茵 编

共和国的 部长们

GONG HE GUO DE BU ZHANG M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余秋里 聂荣臻 陈毅 荣高棠 万里 杜润生
杨西光 王大珩 习仲勋 吴南生 任仲夷 谢非
刘西尧 宋木文 杨伟光 丹增 吴仪

刘茵 编

共和国的 部长们

GONG HE GUO DE BU ZHANG M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的部长们/刘茵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467-8

I. ①共… II. ①刘…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2308 号

责任编辑:脚 印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董文权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0 千字 开本 68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75 插页 2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467-8

定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c o n t e n t

- 余秋里：在荒原里开拓中国石油工业 1 何建明
- 聂荣臻：领航新中国国防科技 22 陶 纯 彭继超
- 陈 毅：开创外交战线的辉煌 56 黄 穗
- 荣高棠：新中国体育腾飞的奠基人 65 李玲修
- 万 里：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把火 84 刘长根
- 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101 杜润生
- 杨西光：真理标准讨论的见证人 107 陶 铠
- 王大珩：“863”计划的倡导者 119 李鸣生
- 习仲勋：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129 吕 雷 赵 洪
- 吴南生：“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 140 许黎娜 贾云勇
- 任仲夷：木棉花开 157 李春雷
- 谢 非：1992 年邓小平南巡前后 177 吕 雷 赵 洪
- 刘西尧：恢复高考前后的教育部 205 刘之昆
- 宋本文：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 209 宋本文
- 杨伟光：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主将 226 李玲修
- 丹 增：彩云之南的文化之旗 250 石国雄 刘之昆
- 吴 仪：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258 吴海民

余秋里：在荒原里开拓中国石油工业

解放后新中国的石油供应十分匮乏，以至严重影响国计民生。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一员得力领导同志去寻找石油，以解燃眉之急。彭德怀同志等力荐余秋里担纲负责，于是毛泽东亲自召见，让他脱下军装，去当石油部长。1964年1月，经中央批准，石油部在余秋里的领导下，组织了华北石油勘探会战，先后发现并建成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辽河油田、任丘油田、中原油田等一批油田，为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共和国崛起的危难时刻，毛泽东一锤定音：我看余秋里能当好石油部长。此人人才难得，是个奇才。

南充会议上，余秋里以其军事政治家的真知灼见，提出了石油队伍建设的一个开创性思路。从此，中国石油部队有了“支部建在队上”和“指导员制度”，这是余秋里的创造发明，也是我们党和军队光荣传统在石油队伍中的继承发扬。几十年来，中国石油队伍南征北战，石油部的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但余秋里的“支部建在队上”和“指导员制度”从未更变过。

然而，余秋里的更大贡献还在于他用其在革命战争年代锤炼出来的那种克敌制胜的娴熟的战争艺术，指挥了石油开发的战役。

“既然四川已见油，我们希望尽快的打到大油田。那么用什么办法？我看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像毛主席指挥打三大战役一样，打大会战是可以实现的！你们说呢？”余秋里挥起有力的右胳膊，询问部下。

那时的部下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从部队里来的指挥官，他们太熟悉打仗了。经将军部长这么一说，顿时一个个热血沸腾，仿佛又可以回到那

个战火纷飞、杀它几百个回合的大决战了！

局长、厂长们个个摩拳擦掌。就连整天戴着宽边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康世恩也把袖子一卷，高喊着说：“我看行！就打大会战！”

现在轮到余秋里笑呵呵了。突然，会议代表又见他脸色一变，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在那张长条桌子上，近似吼着说：“好！现在我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川中石油会战成立领导小组，组长康世恩，副组长张忠良、黄凯，参谋长唐克！”

“是！”

“新疆局的张文彬、玉门的焦力人，青海局的杨文彬，你们回去以后，要迅速组织最强的兵力，参加川中会战！”

“是！”张文彬、焦力人、杨文彬以标准军礼接受将军部长的指令。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军人出身。

一群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将士们，以其军人的特有风格，以其排山倒海之势，拉开了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第一场会战序幕——

一时间，来自共和国石油主力部队的勘探队分别从玉门、新疆和青海的油田上挥师“天府之国”。余秋里与康世恩商量后，又作出在成立由张忠良为局长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基础上，再成立川中、川南两个矿务局，并从玉门石油管理局调来一名大员秦文彩，后任石油部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康世恩对秦文彩下达的命令是：必须在已经见油的南充、蓬莱、龙女寺三个地质构造上迅速拿出二十口关键井，作为整个会战前的勘探主攻任务。

余秋里见川中战局已布置就绪，便对康世恩说：“老康，看来我们得抽出时间专门关注一下东北那边的事了。”

康世恩频频点头：“我也这么想。听说地质部那边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

余秋里一听又来劲了：“是嘛？既然如此，咱们也得赶紧动作！小平总书记不是指示我们千万要注意做好战略、战术和战役三者之间的关系嘛！川中会战可以说是我们今年争取拿出产量赶指标的战役，而玉门、克拉玛依和柴达木三个主力油田生产基地是我们只要采取有效的战术就能抓稳产的地方，东北松辽则是我们今后有可能搞到大油田的战略方向。与战术和战役相比，战略更对我们石油工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走，立

即回北京研究松辽的问题！”

早期的找油,有点像瞎子捉迷藏。浩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千把台钻机,几万地质队伍就像天上撒下几粒芝麻粒儿,真可谓微不足道。但不管是瞎子捉迷藏,还是天女散花,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自己脚下开出“哗哗”直冒的大油田,既是做梦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那会儿美帝国主义刚在朝鲜战场丢了面子,仍不甘心,便不断借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残余势力,在我东南沿海进行捣乱和挑衅。毛泽东决意要给美国人和“老蒋”一点颜色看看,金门一带变得战局十分紧张。现代战争,特别是海战,舰船和大炮离不开用油。余秋里虽说已离开军队,但老帅和国防部的统帅们时不时地询问他:油找得怎么样了呀?这无疑给将军部长的他增添了很大压力。这种压力是石油部门的一般干部和普通职工体会不到的。

5月27日,在他主持下,石油部党组作出几项重大决策: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银川石油勘探局和贵州石油勘探局。这样,就全国的石油布局而言,基本实现了邓小平年初确定的战略转移目标。这其中对中国石油工业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要算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成立。

7月,他上任不到五个月,在安定四川战局后,与康世恩等人来到当时占全国产油百分之五十一,被朱德元帅称为“中国石油摇篮”的玉门油田。

将军部长第一眼看到玉门油田时就非常激动。

“部长,北京来电,请你立即启程回去开重要会议。”秘书李晔过来悄悄对他说。

等余秋里再回到玉门时,他的脸上不再那么整天露着笑容。整天找干部开会,讨论油田如何增产的事。

这当儿,中国南边发生了大事,8月23日下午5点30分,我军三万发炮弹,以雷霆万钧之势,射向金门岛,令全世界震惊。军事用油,彭老总紧催不休;经济放卫星,“小弟弟”的石油部被逼得无处可躲。余秋里的压力别人无法理解。

石油部有啥资本?充其量就是玉门、柴达木和克拉玛依这么几个油田。四川的情况刚刚布局,百台钻机还不知什么时候见成效。余秋里可以发威使劲的就是这大西北了!

“立即通知各矿厂负责人到克拉玛依开现场会!”与康世恩一商量,余秋里命令部机关向全国石油系统发出紧急通知。

地处准噶尔盆地的克拉玛依真的不错。这里与玉门和其他油田相比,可谓是天堂了。机关办公有楼房,工人住的也不是“干打垒”,一切都是像模像样的。

余秋里第一次来此,望着整齐划一的楼区和办公地,有些意外,也对此没有多说话。但在现场会上,他的声音却特别大:“同志们,新疆克拉玛依现场会今天正式开始了!”他的面前是五六个麦克风,本来就洪亮的声音被放大了好几倍,震得戈壁滩上的乱石跟着他的声音一起跑。

“我们开这个现场会的目的是什么?一个目的:国家现在要油!我们石油部就要急国家之所急,多找油!多出油!多贡献油!”

油——油——油!千里戈壁上,被一个“油”字,震得雷声隆隆,风腾云舞。

作为石油部的党组书记,余秋里同样需要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拔白旗”精神。“拔白旗”之后是“插红旗。”

大会执行主席张文彬宣布“插红旗”的劳动竞赛开始:“有请玉门局钻井公司贝乌五队队长王进喜上台讲话!”

只见一位头戴鸭舌帽的中年男子,一脸憨厚地“噌噌”几下跳上主席台。然后掏出一叠皱巴巴的发言稿。余秋里一看就乐了:是王进喜啊!王进喜同志,你就别用发言稿了,放开讲吧!

王进喜回头一看是独臂将军在对自己说,脸上便露出一片憨笑:“嗯。”然后转过身去,对着麦克风,突然发出一声雷吼:“我是代表玉门贝乌五队来向新疆 1237 钻井队挑战的!”

余秋里初识王进喜是在一次听玉门局局长焦力人汇报工作之中。焦力人说,他们这儿有个钻井队长什么事都要抢先,少了他就跟你急。年初油田为了响应部里“努力发挥老油田潜力,积极勘探开发新油田”的号召,组织了一批先进钻井队在玉门老油田附近的白杨河一带工作。当时玉门有个标杆队,是以景春海队长为首的贝乌 4 队,正在与新疆局以队长张云清为首的 1237 队进行劳动竞赛。两个队都想在“钻井大战”中获得先进。王进喜开始并不知道,后来听说这事后很生气,非闹着也去“大战

白杨河”参加竞赛。一直闹到焦力人局长那儿,弄得焦力人只能让他带钻井队去参战。这一去,王进喜的名声就大震,他把原先的两个钻井队全都甩在后面,创造了全国钻进速度第一名。余秋里平生就喜欢这样敢打敢闯的虎将:“走,你带我去看看那个大闹调度会的王进喜!”于是焦力人便跑在前头,领着余秋里来到白杨河工地。余秋里在钻机台上握着王进喜的手赞扬道:“王进喜,你这个名字好啊!进喜进喜,你叫咱们石油部也进点喜嘛!”

王进喜后来真的给中国石油带来了大喜。这大喜是在两三年后松辽大地上出现的——此为后话。

现在我们先看克拉玛依现场会上的王进喜。当他把矛头直指新疆局的标杆队时,对方的领头是谁?他是名声显赫的“石油师”原警卫排排长张云清,张文彬手下的一名虎将也。正规军人出身,战场上杀敌建过奇功,敢上刀山、敢下火海的人物。

张云清原来也是玉门局的人,后来新疆成立石油勘探局,便随师政委张文彬来到了克拉玛依。这时看到玉门的王进喜的手指着自己在喊挑战,他张云清怎能忍得住?只见他跃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既对王进喜,又对全场一万余名参会者吼道:“我们这个月要打七千米!”

王进喜是谁?天塌下来敢去用脖子撑的硬汉呀!听见张云清夺过麦克风喊出了“七千米”时,便伸手就将麦克风重新抢回来:“我们要打七千二百米!向毛主席报喜!”

张云清气呼呼地看了一眼王进喜,凭借其高半个头的优势,将王进喜挡在一边,又冲着麦克风大喊:“我们八千米!”

“我们打八千五百米!”不知什么时候,王进喜钻到张云清前面,只见他双手各抓一个麦克风,嘴巴都喊歪了。

后台的余秋里和康世恩等笑得前俯后仰。台下一万双手更是拼命击鼓。

张云清个高手长,猛地夺回麦克风,这一使劲,麦克风的铁管子都扭弯了。“我们打九千米!”张云清喊出了天文数字。

王进喜愣了一下,看看对手,突然挥动拳头,朝主席台上的桌子“咚”地砸去:“我们打一万米——!”

“一万米——!”

“一万里——！”

王进喜的声音几乎让全场的人都震得耳聋。

张云清心想你这家伙是疯了！好吧，今天咱们一起疯到底吧！他正准备上手再抢回麦克风时，大会执行主席张文彬快步走到两人中间，要回麦克风，说：“好了好了，不能再没边缘了！这一万里就算标杆，谁完成一万里谁就是卫星队！你们俩有没有决心？”

“有——！”王进喜和张云清比起嗓门了。而在台下的万众也跟着喊起来：“有——！”

俩人各呼一句后，又用一只胳膊对着麦克风振臂高喊，这声音胜过十只雄狮：“石油工人是好汉！坚决拿下八百万！”

克拉玛依的青年广场上地动山摇。

“石油工人是好汉！坚决拿下八百万——！”

这回领喊的是余秋里。跟随他喊的是一万名石油人。八百万是石油部全年向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保证的产油任务。

从此石油革命呈现东方旭光……

1959年农历大年初四，北京街头虽仍冰雪严寒，但市民们欢度春节的气氛却浓浓烈烈，来往拜年的人川流不息，喜庆的鞭炮接连不断。

这一天早晨，一行人叩开了老将军、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的家门。邻居们注意到，几天来，一群又一群的人给老将军拜年，总是待上几分钟，就得让给新一批的拜年者。而今天拜年的却叫人蹊跷：一阵兴高采烈的贺年声过后，就再也没有人出来，且老将军家的门也给紧紧关闭了……

多年后，这一秘密被揭开：此次前来拜年的均是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的部长、副部长和专家们。领头的是余秋里，他身后还有康世恩、旷伏兆、孟继声、顾功叙、沈晨、张文昭……

这是事先招呼好的“拜年会”。

自中央决定重点实现石油自给的战略决策后，找油任务分别搁在了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身上。地质部成立早于石油部，中国科学院又集中了一批顶级科学家，中央要求合三支队伍之力，尽快找出油来，于是“三国”就这么形成，它们分别是以地质为见长的地质部、以勘探打出油为见长的石油部和科学技术研究见长的中国科学院。所谓“四方”是

指石油开发的四个主要环节：普查、物探、勘探、科研。

“三国四方”的“国家会议”在何长工家召开，这意味着中国石油工业战线正在揭开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战役。

指挥这个战役的两个“司令”便是石油部的余秋里和地质部的何长工。与何长工相比，余秋里属于开国元勋中的“小字辈”。何长工资格太老了，余秋里那会儿在江西吉安老家当赤卫队员时，何长工已经是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军政大校政委和红军军长了。

余秋里敬重这样的前辈。而何长工自当了地质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后，在石油工业建设问题上，对余秋里也是十分赞赏。

从踏进老将军的家门那一刻，余秋里的脸上就挂满了喜色和满腔壮志。

“老将军，我和康世恩他们几个向您老拜年。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余秋里只有一只胳膊，不能作揖，只能敬礼。

何长工显出一副慈祥而又几分狡黠的眼神看着余秋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换了个音调对余秋里说：“秋里同志啊，你们在毛主席面前的牛可是已经吹出去了，今年再不打油出来，他老人家可要打你的屁股了呀！”

余秋里一听，“噌”地从木椅上站起，大腿一横，毫不含糊地回敬道：“我说老将军，你的牛可吹得也不比我们小啊！你当着主席和全体中央委员的面说，‘我们可以找到中国的巴库’！”

突然间，俩人叉腰仰天大笑。

余秋里佩服地朝老将军笑笑，又向中科院的物理专家顾功叙询问：老顾，你说说，物探对松辽地下油层储量前景是什么看法？

顾功叙说得非常干脆和肯定：根据已经进行的物探工作，我又和黄汲清等专家研究认为，松辽盆地是个面积约二十六万平方公里的新生代沉积盆地。其盆地的最深部位在中西部，可深达五千多米以上，所划范围之内均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

余秋里与康世恩交换了一下眼神，说：老康，你说说两口基准井的情况吧。

康世恩揉揉猩红的眼睛强打起精神。

何长工发现了，说：康世恩你是不是昨晚又开夜车啦？

余秋里解释：他这过年三天，一天也没休息，天天跟几个技术人员在商量基准井的事。

金门前线的炮火自第一天开始后，美国和台湾岛上的“老蒋”急红了眼，美国人从中东调来了航空母舰，“老蒋”也四处招兵买马准备跟毛泽东再次决一死战。指挥我人民解放军和前线国防的彭德怀元帅其实此刻心头也十分着急，其中原因之一是，从全国各地调运的军队和战车每天都要吃掉几百吨几千吨的油。为此，陈云副总理口袋里的外汇连连吃紧，因此中央最后把目光不得不放在余秋里和石油部的身上。余秋里对这些情况比石油部的任何人都清楚，压力因而也大得多。

9月25日，在某地区进行野外调查的117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吞没了，女队长杨拯陆和实习生小张刚刚完成一条测线，就在一座无名山上被骤然下降到零下四十度的强冷气温活活的冻死了……队长杨拯陆这年才不足二十二周岁，她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也是杨虎城将军最小的“掌上明珠”。那年杨将军惨遭蒋介石暗害时，拯陆正好随两个姐姐到了西安才幸免一死。1955年，拯陆听从在玉门油田当管理局副局长的哥哥的指路，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自愿分配到新疆地质调查队工作。不愧将门之女，拯陆年纪轻轻就被委以队长之职。她工作努力，从不叫苦。队友们后来在拯陆牺牲的地方发现了那个地区的第一个石油地质构造，就命名其为“拯陆背斜”地质构造。

余秋里还知道另外两名石油勘探地质队的男队员确实是带着猎枪出发上野外的，可他们没有回得来——那是115队的一个送水的骆驼队的驼员，年仅十八岁。那天晚上暴风刮来，十余峰骆驼跑了，这位队员就带上猎枪立即顺着骆驼留下的新鲜脚印去追踪。可两天后队上的同志们仍没等到他回来。在一个山岭边的黄色土堆前发现了这位小队员的尸体，他的胸前布满了自己的指痕，那是他口渴、胸闷、难忍而用自己的指甲狂抓留下的伤痕。与115队相邻的另一个地质勘探队的一名男队员却因出去为同志们拉水而一去未归。队友们找遍了整个大盐滩，除找到遗物外连遗体都未见……

松辽找油战斗比这要惨烈得多！

余秋里已有些日子在为松辽的找油前景焦虑和着急了。自他上任石

油部长后,部里已经向松辽平原派去了一支又一支队伍。康世恩从地质业务的角度告诉他:要想在一个不见油砂露头、不见明显地质构造,又不见任何前人留下的原始资料的“三无”地区逮住“地下大敌人”,就必须不断加强那儿的普查和勘探队伍。

余秋里关心的是如何迅速打开一直在雾里观花的松辽找油局面。所谓“雾里观花”,就是开始外国人一直说,中国“贫油”,后来地质学家们——包括苏联大专家们都说“东北有油”、“松辽前景可观”,再后来地质部何长工先是送来韩景行他们到野外采集的油砂,再后来是“南 17 孔”的岩心含油喜讯,而石油部自己的队伍也相继获得一份份“松辽有油显示”报告,可油到底在哪儿?

这天晚上康世恩和余秋里在客厅里聊天,不久,秘书手持一份电报进屋:“报告部长,松辽那边来电说,松基一井今天正式开钻了。”

余秋里和康世恩几乎同时伸手捏住电报,兴奋地说:“好啊,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古城北京,东方欲晓,一轮霞光正透过天安门城楼,射向四方。

一辆苏式轿车越过安定门时,车内传出余秋里的声音:“老康啊,松基一井是我们松辽勘探战役的第一炮,关系重大,这个钻井队是哪儿派去的?”

“是玉门那边调去的 32118 钻井队。这是我们的王牌钻机了,苏式的超级深井钻机,能打四五千米呢!还有一个钻井队是 32115 队。这个队的任务是准备打松基二井,过些日子也马上要开工了。”

“噢。这两口基井都很重要,但第一口井意义更大些,我建议派个得力的队长去!”

“好的,我把你的意见马上转告给松辽局他们。”

余秋里在等待康世恩最后确定“松基三号井”的井位方案,而康世恩则在等待前线地质技术人员向他报告被退回去的报告。

用地质部老地质学家黄汲清的话说:“事不过三”,这松辽找油如果三口基准井都没有工业性石油显现,问题可就大了!

也许有过一号、二号基准井的失败教训,余秋里和石油部这回对三号井的位置特别重视,就是文件下达了,仍没有放松进一步的论证工作。旧年底和新年初,余秋里指示康世恩让翁文波和勘探司副司长沈晨亲自陪

苏联专家布罗德再去长春一次,与地质部的同行再认真讨论一次基准三井的井位。专家们经过几天反复审查已有的地质和物探及航探资料,最后一致认为:大同镇构造是松辽盆地内最有希望的构造。

1959年新年钟声刚刚敲响,石油部系统的厂矿长会议隆重举行。会议期间,余秋里带着李人俊、康世恩等多位副部长和机关业务部门的司局级干部听了张文昭三天的松辽勘探成果及下一步工作重点的汇报,张文昭特别重点介绍了松基三号井井位确定的前后过程及理由。

“这事不用再议了,我看专家们的理由是充分的。成败在此一举!不过,这么大的松辽平原上钻那么三个眼,我想即使都没见油,也不能说明那儿就没有大油田!我是作了打十口一百口勘探井准备的!既然大家认为那儿地底下有油,那我不信逮不住它!”

年初四,余秋里和康世恩,以及沈晨来到何长工家开“国家会议”时,就是带着包括松基三号方案去的。

“老将军,你快仔细看看我们的总体设计方案还有什么问题……”

何长工慢悠悠地戴上老花镜,还是看不清。余秋里干脆就把图托到他眼前。

嗯,这回行了。老将军面对松辽地质普查勘探图,看得很仔细。末了,又翻起一本厚厚的文字材料,然后抬头对余秋里说:“很好。这东西把两个部的协调与分工写得比较明确。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早日见油了!”

余秋里的眼里顿时露出光芒:“那春节一过,我就让人以我们两个部的名义把这份总体报告向松辽方面发了?!”

“可以。”老将军说完,发出爽朗的一阵笑声,然后拉着余秋里的手,说:“我们俩都在毛主席面前发过誓的,说要三年拿下松辽。现在就看松基三号井了!”

余秋里听完老将军的话,用手往铺在地上的松辽地质图一指,作了个斩钉截铁的姿势:“对,我们的决心没改变:三年时间坚决攻下松辽!”

一年多来,余秋里对自己的队伍抱有足够的信心,他相信这支多数由部队军人出身组成的石油大军在困难面前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能力。

这一天余秋里被周总理叫去了,说:“秋里同志啊,南边的形势很紧,军方一再向我要油。新疆那边的运力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呀!”周恩来

见余秋里后就愁云满脸地说。

余秋里像做错了事似的站在那儿直挺挺地等待总理的进一步批评：“总理，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周恩来摇摇头说：“这不能怪你，一是我们的车子太少，二是那边的路程实在太远。运一车油到南边，得走几千公里，成本太大了！”

余秋里想说：总理啊，石油东移战略绝对是对的，得早动手多下点本钱搞呀！可他没有说出口。

“这样吧，我再请薄一波同志从国库中调拨一千一百辆汽车给你们！”周恩来操起电话，立即给薄一波办公室通话。末后，握住余秋里的右手，不无期待地说：“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余秋里无言可答，只是默默地点头保证。

这是1959年盛夏的一个日子。此刻松辽平原上的那口松基三号井现场，变得特别紧张和热闹。

昨天包世忠亲自看着技术员将气泡用火柴划出一团橘红色火苗后，立即命令钻工：“抓紧时间取芯，说不定下一次提杆就能逮住油砂呢！”

果不其然，今天刚刚天亮第一个早班的队员们在提取岩芯时，发现了一段厚度达十厘米的黑褐色油砂。

包世忠欣喜若狂地对自己的队员们高喊着：“今晚我请大家喝酒！”这个酒是值得喝的，油砂出现，意味着钻机已经摸到油王爷的屁股了。

这一天，康世恩已经到达哈尔滨，在华侨饭店住下。一同来的有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米尔钦柯及中国石油部苏联专家组组长安德列耶柯夫等人。

“好啊！你们尽快把油砂的岩芯送到哈尔滨来！我和专家们要看看，越快越好！”康世恩的电话打到离松基三井最近的大同镇邮电局。那年代国家的通讯设备极其落后，钻机井台上不用说根本没有手机，连电报机都没有，所有对外的联系必须经过当地最基层的邮电局来完成。于是，小小的大同镇邮电局成了松基三井和北京及石油部领导们唯一的联络点。

从这天起，32118队钻井台成了四乡八村老百姓赶集一样的热闹地方了，天天有人里三层外三层的前来参观，谁都想第一个看到地底下“哗啦啦”的冒出黑油来。

“北京的余部长着急，派康副部长来哈尔滨听我们的消息了。你俩赶紧收拾一下，带上油砂上哈尔滨去，康副部长和苏联专家都等着要看我们的油砂和测井资料呢！”包世忠对地质技术员朱自成和测井工程师赖维民说。

北国冰城哈尔滨的夏天，特别美丽。这一天，在十分富丽堂皇的哈尔滨国际旅行社宾馆的四楼会议室里灯火通明，里面不时传来阵阵欢笑。

“同志们，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候，只要我们抓紧工作，松辽找油肯定会有重大突破！”这是康世恩的声音。

突然，楼道里有人急促地喊着：“快让路！让路！松基三号井的技术员到了！”

康世恩三步合作两步地直向门口走去。当他看到手里抱着一大包资料的赖维民气喘喘的进来时，连声说：“辛苦辛苦！你是负责电测的赖维民工程师吧？”

赖维民忙点头应道：“是，康部长，我把测井资料都带来了！”

“岩芯也运来了吗？”康世恩一边迫不及待地翻着测井资料，一边问着。

“运来了。朱自成技术员就在楼下……”

“康部长，油砂样品拿来了！”朱自成抱着重重的岩芯，轻轻在康世恩的面前放下。

康世恩一见黑褐色的油砂，眼睛闪闪发亮，连声赞叹：“太好了！太好了！”

“快请专家！”突然，他对身边的人说。

正在房间里洗澡的米尔钦柯听说是康世恩请他，高兴地说：噢，康肯定要告诉我们好消息了！

米尔钦柯看了一眼岩芯，又用鼻子闻闻，连连点头，然后又伏在电法图纸上认真看起来。这位苏联石油部的总地质师，也是苏联第二巴库等大油田的组织发现者，不仅在苏联石油界享有威望，而且在世界石油界名声显赫。康世恩和在场的中国技术人员们等待着米尔钦柯的结论。

米尔钦柯终于抬起头，他朝康世恩微笑了：“康，祝贺你！这口井的油气显示很好。要是我们苏联，如果得到这么可喜的情况，我们就要举杯庆祝了！”米尔钦柯说完这话，屋子里的人全都欢呼起来了，唯独康世

恩的笑容里带着几分若有所思的神色。

“康,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米尔钦柯有些奇怪地问康世恩。

“不,我是在考虑下一步的问题。”康世恩说。

“下一步?你指的下一步是什么?”

“松基三井目前的进尺是一千四百六十米,而且出现了五点七的井斜。我想如果按照设计要求再钻进到三千二百米深,肯定要遇到不少困难。纠偏井斜需要时间,往下再钻进一千七百多米,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话,恐怕还得用上一年时间……”康世恩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既像对米尔钦柯说,又像是在询问自己。

“怎么,你想现在就完钻?”米尔钦柯瞪大了眼睛。

康世恩这回清清楚楚是对米尔钦柯说的:“是的,我想我们打基准井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油的,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油气显示,就应该立即把它弄明白,看看这口井到底具备不具备工业性油的条件。”

“不行!”米尔钦柯像一下失控似的冲康世恩叫嚷起来:“康,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松基三井既是基准井,那它的任务就是取全芯、了解透整个钻孔的地下情况。这是勘探程序所规定的,不能更改!”

“可勘探程序是你们苏联定的。我们中国现在缺油,国家需要我们尽快地找到油啊!找到大油田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康世恩力图解释道。这话更让米尔钦柯火冒三丈,于是冲着康世恩大叫:“松基三井必须坚决打到三千二百米!不这样你们就是错误!错误!”说着,双手一甩,气呼呼地回到房间,“嘭”的一声关门后再没有出来。

怎么办?会议室顿时出现了少有的紧张气氛。

康世恩吩咐自己的中国同行,“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

会议室顿时又重新恢复了欢乐。

康世恩说:“我要给北京打长途!”

于是这一夜,哈尔滨——北京;康世恩——余秋里之间有了一段重要的通话。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请余部长你拿主意。”康世恩静等在电话边。

北京。余秋里家。